

非常感受
eichangganshou

父母在，不失联

□余 平

我在一家金融公司工作，异常忙碌，辛辛苦苦上了五天班，只有双休日可以休息一下。可我的交际非常广，微信朋友圈里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去钓鱼，我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去；QQ群里的网友搞见面会，碍于面子我也要去露个脸；老同学、老同事的电话经常在双休日响起，他们的饭局、酒局我不得不去捧场。花钱花时间不说，常年吃喝应酬让我患上了胃炎。

一个双休日，我感觉很累，借身体不适推掉了应酬，索性关闭了手机，拔掉了电话线，断掉了家里的网线，只想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书，读读报，享受清静带来的乐趣，当一回城市里的“隐身族”。

本以为可以这样安安静静过一个轻松的双休日，可到了周日下午4时，沉浸在书香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站在门外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。母亲一见

到我就埋怨说：“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手机关了机，座机也打不通，微信又联系不上，真把我和你爸急得团团转。”看得出母亲脸上写满了焦虑，父亲在一旁打着圆场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我说没有事吧！这么大的人了，会出什么事呢？我不让你来，你非要来看一眼才放心。”听了这些话我才知道，自己的双休日隐身让父母担心了好久，他们从城北不辞劳苦坐车两个小时到了城南，就是为了确认我没有出事。

看母亲还在擦着额头的汗水，看父亲花白的头发在窗前的阳光下格外刺眼，我感到十分愧疚。自己只想舒舒服服过双休日，却忽略了我最近的人的感受，我真是太自私了。

从此以后，我暗下决心，只要父母在，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我都不再对父母失联。我始终要在父母的“视线”之内，不但能让父母放心，

我自己也安心。试想，父母年纪都大了，要是夜里起床摔倒了，或是突然生病，要找我时我却失联了，他们会多么绝望，万一出了意外，我会多么自责。

古人说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，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发达，我们可以做到随叫随到，随时快捷地联系，不过，做子女的责任没有变。父母在，可以远游，但别失联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

耐人寻味
airenxunwei

阳光的心态

□孙长乐

我的一个朋友开了个手机店。初春时节的一个周末，我去找他办个事，就去了朋友的手机店里。跟朋友商谈完事情，正要离去时，朋友说他要到机场接人，叫我帮他看一会店。我只得答应下来，就把拎在手里的文件包放在柜台上面，看到有顾客进来，便招呼一下。

一个中年男人来到店里，走到柜台跟前，探着身子看柜台里面的手机，我便过去拿开了文件包，以方便他挑选手机。他抬头冲我憨憨一笑：“谢谢哈。”

我上前热情地向他推荐了几款品牌手机，最后他选中了一部，临走的时候，他春风满面地跟我打了个招呼道别。

过了不久，又来了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士，倚在柜台前看手机，我连忙把刚放在柜台上的文件包也拿开了，可她脸色一变，声色俱厉地问道：“你这是啥意思？”

我大为不解，不知她为何如此反应，便问道：“怎么啦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她满面怒容，气冲冲说道：“你看我过来了，就赶紧把包拿走，你这是防贼吧，你把我看成啥人啦！”

我送上笑脸，赶忙解释：“是您误会了，我拿开柜台上面的包，是为了方便您挑选手机。”

她瞪了我一眼，撇了一下嘴，就转身走了。

细想一想，这两个人对待事情的态度，其实就是两种心态使然。显然，那个中年男人是以阳光的心态判断事物，所以就会让人感到温暖和愉悦。反观那位女士，即便不能说她是心理阴暗之人，也应是个缺乏爱心和宽容心的人，以她的处世心态，恐怕平时都是以怀疑和敌视的眼光看待事物，所看到的也都是灰色的，难免会怨天尤人，自己痛苦，也惹人不快。

人们都希望生活在暖阳高照的世界里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有一个阳光心态，在自己心中播撒阳光的种子，自然就会收获温暖，活得快乐。



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谢孔宾传

□耿 立 编著

参加工作后，入酒场就像步入万象世界。身边有平时胆小的人，喝酒后就像吃了“丈夫再造散”，往常在家规规矩矩，除不是女人，生孩子那活办不了，其余洗衣做饭，接送孩子上学，伺候老婆，是标准的暖男。但喝酒后，回家必用脚踹门，妻子开门慢了，就高嗓厉声；进了家门，如果妻子再恶语相向，那也敢反驳。但到清醒过来，就会后悔连连，先写保证书，从此不喝酒，然后在墙上刷标语，发誓警醒。

人们说中国酒风最盛的是山东，山东最盛的是胶东，胶东和菏泽比起来，也甘拜下风。我们那里的人，啤酒是不算酒的，在夏季的烧烤摊上，你看吧，有些露脸的人，提着茅台，然后几个人搬几箱啤酒做漱口用。

这里的人能把红酒喝出啤酒的风格，从没有优雅或者风度，就是豪饮。谢孔宾就生活在这些朋友们的酒圈子里，他不喝，就在酒场上观察人情世态，就如王羲之观察那些如仙鹤一般的鹅。

谢孔宾相信《红楼梦》里的话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所谓书法，也是社会人生的一种反映。

一开始，我接触谢孔宾的时候，对他不喝酒，但书法张扬淋漓、纵横恣肆，很是不解，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秘密。

在他的第一本由启功题签的《谢孔宾书法作品集》里，有我写的一个序言，那里面，就是从书法与酒谈起。那是1994年戊戌秋天，我刚从北京大学进修求学回来，谢孔宾命我为他的书法集写序。我是

心有志忑，因为这个书法集，谢孔宾已经请著名美学家李丕显写序。谢孔宾说，丕显的序放前面，你在后面。

那年的元旦后，父亲去世，我一直情绪低沉。谢老师看出我的倦怠，要把我从颓败的情绪中拯救出来。当时我才30岁，好像暮气已来，谢孔宾给我写了个联语，曰：相期在千载事，要须读五车书。这可说是对我荒废学业的大提醒，堪称击掌。

于是在新生入学，为新生开课的时候，正是黄叶遍地，我开始写序：

古人尚酒，以求沉醉，中间多的是否弄浊世，堕入一种自我麻醉世界。而谢先生不以浊酒自溺，却游艺于墨砚，高节义骨，任性率真，潜隐的是一颗生命跃动的童贞之心。

知先生者，谓先生岂胶着于歌咏泉石，沉冥于黄卷青灯而已哉？应知其心悬万里之外、九霄之表，独愤世之蹇困、人之情伪，故进而求具笔墨自肆，踌躇满



志。这是一种不可舍弃的意志，荡然于胸的抒泄，也是一种既超利欲又超肉身的以有限达无限的志士情怀。

《世说》有语：三日不饮，觉形神不复相亲。而套用之于先生，三日不握笔管，则形神萧然。逍遥浮世，与道浑成，当其笔墨得意，顿忘形骸。这意与忘，沉与醉，怕就是终极关怀人生目的的确立吧！

《庄子·达生》篇：“夫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”，“死生惊惧，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忤物而不懼”。彼得全于酒，而犹若是，更何况得全于天乎？先生不以酒醉，而以墨醉，独步天地，这本身就是超时空、度生死的最高审美心境。先生不逃避，不消极，精诚之至，感天动地，在翰墨中求得内心意志的纯化、澄化和升华，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意志力的穿透。

先生的书法表现，既愤激又疏淡，既充满激情又富于柔情，温而厉，宽而察。既有一颗放不下的为人生操持的拳拳之心，又

有飘逸旷达、澄明无滞的气质。想苏轼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”“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”，这才是真正的神性，真正的审美人格，它是惻然若忧的仁心，却又忧不失乐；它是超然若醉的佛心，却醉不忘忧。澄明与忧心，真我与无我，这就是本质意义上的书家的神性、书性、诗性、灵性。其实神性非它，是指荡除胸中淤滞，灵心纳物，临水而照，达到感应之会，通塞之纪。此时，喜怒窘穷，忧悲愉佚，怨恨思慕，酣醉，无聊，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被慧眼觑见、灵手捉住一寓于书。所以从此处理解先生之书法，非仅学问、意见、义理所能企达，更多的是一种生命，一种精神，一种真声、童心，一种赤子婴孩之韶乐的天籁。

先生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，其生涯的起点，是鲁西南平原深处、单县西南方一处贫瘠的小乡村。相传祖上是东山谢安，中有谢灵运、谢枋，得俊彦辈出，但到先生记事时，全村已找不出几个

识字之人。

先生七岁入塾，贫病交加，一年即辍学。直到十三岁才进小学就读，历尽白眼和苦难，是慈爱的母亲的民间剪纸艺术，开启了他早岁艺术的萌芽与灵感。先生颖慧，才华横溢，然而命运多舛。少年困顿，中年坎坷，遭遇过家庭的变故，历经异族的欺凌、世事的变迁、荒年的饥馑，备尝人生的艰辛与苦难。他的字常常体现出一种孤独与陌生。而正是这孤独与陌生，挣脱了时下流行的以秀美为旨趣的美学范畴，夸张拙直，以自然活泼的精神、质朴的生命力，或者就是以丑拙直犷揪人心。这丑不是丑陋，而是以直率本真的硬老与泼辣傲视甜媚。夸张浓烈，犹如今天地一寒的白眼，打量着猖狂流行着的“美”的庸俗；又似乎是木讷的、忧郁的，但从整个形态上看又隐含着一种静极生动的敏感，它们像玄鸟会飞动，像墨鱼会游弋，像缙石而轧轧有声。毫无疑问，谢先生的字有一种浑朴的整体的美。

中国的字常是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与辐射的象征，但是人们常常从“字如其人”上找一种浅层次的符号对应，但谢先生的书法却是追求一种整体的氛围，犹如一个浑沌澄澈的秘仪，真切、浑然，既不是迷狂浮嚣的心灵急流，也不是沉重纷杂的客观世态，而是一种强烈的精神与自然的融合。他的字不只是简单地对应着一些什么，却分明有一种晕化了的世界、一颗浑化了的心灵。